

7月CPI、PPI双跌,汇丰PMI新出口订单指数走低,企业盈利继续恶化

中国经济低位徘徊 货币政策再陷纠结

■ 本报记者 张龙

正如此前预期,7月CPI涨幅降至2%以下,涨幅创近30个月来的新低。7月PPI同比下降2.9%,为连续5个月负增长。

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河北一家矿业公司的董事长感到悲观,该董事长告诉记者,从这个数据看不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企业在未来还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表示,这些数据说明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缩压力。

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宇雯表示,考虑以下因素,年末乃至明年的通胀风险将高于通缩:一是稳增长措施实施过当与地方政府换届效应的叠加可能催生新一轮的投资过热,进而对物价水平的温和上涨带来较大冲击;二是电、气、水、油等资源性产品与服务价格将随改革的推进而缓慢走高;三是未来劳动力成本可能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四是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未来土地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将仍然存在,土地价格上涨的长期压力不减。

企业不看好“盈利预期”

上述矿业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公司几年前收购的国内矿山现在已经到了开采期,但由于看不懂当前的经济形势,公司决定把开采期延后。

9日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工业增加值也并没有显示出经济复苏的迹象,7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由6月份的9.5%进一步滑落至9.2%,低于市场9.7%的预期。同时,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10.3%,延续回落走势,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近日公开表示,长远看,PPI与企业利润是正相关的关系,对工业企业来说,其产品销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是推动其利润增长的。而CPI的上涨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不是很强,但从长期来看却有一个比较强的关系。

宋国青表示:“如果现在PPI也是正的2%,那么现在企业就没有困难。但现在PPI同比是负的2.1%,CPI是正的2.2%。如果从环比上看,数据会更悲观一些。”

屈宏斌认为,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所反弹,但重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大幅下滑。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走低,也显示外需仍在下滑,继续拖累工业生产。

浙江一家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原材料价格下降了10%多,但来自国外的订单却下降了接近30%,尤其是欧洲的订单下降的最为严重。

东北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情况也不乐观。该公司一名员工告诉记者,公司销量下滑了10%左右,一些产品的库存积压严重。

2011年中国企业负债占GDP比重达107%,远超国际警戒线,预警实体经济

信贷投放结构失衡后遗症凸显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日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2011年中国企业的负债占GDP比重已达107%,是世界国家中最高。据悉,企业的负债如果占GDP的90%就很危险,中国高达107%的占比已远超国际警戒线。

企业债务风险加重

高额负债正成为企业稳健经营的重要隐患。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分行业资产负债率分别为:工业62.9%,建筑业76.5%,房地产75%,批发零售73.9%。一般来说,资产负债率50%是较为安全的水平(保障债权人利益),过高就容易发生债务风险。

据统计,沪深两市A股有22家房企资产负债率堪忧,负债总额为3985.14亿元,比上年期末增加约413.76亿元。

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在22家房企中,有12家房企资产负债率与年初相比出现上涨,占22家的55%。其中2家房企资产负债率超过



CNS供图

有专家认为,PPI同比增速的超预期下降,主要原因还是经济下行导致的需求下降。由于目前经济下行风险尚未完全释放,企业经营层面的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显露。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经济复苏迹象不明显、企业盈利将继续恶化、通胀下行的大前提下,企业应该尽量保证资金链的稳定。

不排除降准降息可能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专家鄂永健告诉记者,从7月的数据来看,当前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尚不明

7月大宗商品供需指数BCI小幅回暖,但大宗商品价格指数BPI仍在下行通道

经济企稳动力不足

■ 本报记者 穆瑞

大宗商品上周涨幅初现,市场的做多情绪在悄然转浓。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投机商已连续8周增加大宗商品期货净多头头寸,创下史上最长纪录。原材料大宗商品期货和期权的未平仓头寸也在7月出现了4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

大宗商品数据商生意社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大宗商品供需指数BCI为0.04,均涨幅为0.98%,反映该月制造业经济较上月呈扩张状态,经济出现企稳迹象。

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在上述消息带动以及国内政策推动下,8月7、8、9日,国内大宗商品几乎全线收涨。市场信心似在恢复之中。

然而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天峰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收涨还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长期低迷产生的价格回调,既不能说明大宗商品行情看好,也

80%。

除了房地产企业,光伏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投资机构M axim G roup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的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约合1110亿元人民币。

知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在邮件回复《中国企业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按照组合组织的标准,中国企业负债率已达十分危险的境地。

专家称,在企业高负债情况下,如果经济波动,甚至出现下滑,企业就会还不起债,银行就会有不良资产,就会影响到宏观经济。

企业高负债威胁实体经济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使得国内大部分企业加大投资建设项目,从而导致了企业负债率的节节攀升。此外,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渐放缓,企业投资收益下降甚至亏损,也提升了企业的负债率。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在稳增长和投资拉动的政策背景下,一些

维持货币政策稳健基调、操作上朝着合理增加流动性并促使市场利率下降的方向继续微调的判断。

“利率方面,年内不排除再次降息可能,但不会形成持续大幅降息的局面;准备金率方面,主要为应对外汇占款增量下降的影响,缓解流动性紧张,同时也为配合银行信贷投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预计年内准备金率还将适时适度下调1—3次、每次0.5个百分点。”鄂永健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也表示,物价稳定的基础不稳固,年末可能涨幅会回升,货币政策松动

不能说明经济回暖。

一位为河南、湖北等省供应煤炭的贸易商表示,已持续几个月的需求不振状况是否会三季度出现改善目前仍是未知数,煤炭市场回暖应该不会那么快,下游需求回暖的速度将是决定此轮上涨能否持续的根本因素。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据公布的数据显示,除农产品外,大宗商品下行压力尚在,BPI(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仍在下行通道,进口数据还是非常疲软,对大宗商品,铁矿石、原油的需求仍然较低,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只有9.2%,这在历史上也是最低的,种种迹象表明,说经济回暖为时尚早。

目前市场主要是需求不足,全球经济的总体走低影响传导到各个产业链当中,要想真正走出低谷需要加大刺激力度。何天峰认为,当前已经有相当一些企业处境相当艰难,亟待刺激措施出台。

期待更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深化流通体

的空间不大。但他同样不排除三季度降息、降准的可能。

屈宏斌则表示,一方面,实体经济需要通过释放流动性和降息来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央行继续降息、继续释放流动性可能又会加大未来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再度面临两难挑战。

有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盈余接近万亿元,可见政策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下一步财政政策应更有作为,如加大减税力度,在民生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应当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让民间资本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要求通过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减轻流通产业税负负担、降低流通环节费用等手段,提高流通效率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促进大宗商品市场近日收涨的因素之一。

李迅雷认为,这样的政策发布目前很有必要,流通环节的成本是企业的重要成本,我们的整个物流成本仍然偏高,目前占整个GDP18%左右,在发达国家,这个指标一般在8%—10%左右。

但何天峰认为,刺激措施远远不够。政府信心稳定,但有些企业已经不堪重压。虽然原材料价格下跌,但是由于下游产品市场萎缩,企业很少因为原材料价格降低获利,远不像2009年那样市场需求不减,企业因为原材料成本降低能够获利的状况。

李迅雷也表示,虽然一些行业由于结构性原因需要调整结构、压缩产能、淘汰落后,但是刺激拉动还是非常必要,调整应该在经济平稳的情况下才有能力调整,不能等待企业都破产再去调整。

在需求没有解决,经济整体没有真正回暖的情况下,反弹之说还为时尚早。

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吴要武

用工成本上升 中国仍有优势

■ 本报记者 王敏

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劳动生产率增幅低于去年同期的同时,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涨幅也在放缓,但仍处于高位。随着中国工人薪酬与社会保障的提升,一些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劳工成本可能在四年内赶上美国。

这个预测是否正确?中国目前实际用工成本是怎样的?日前,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要武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到今天的2000余元,仅相当于300美元。这个工资水平,不到美国工人的1/10。中国劳工成本在4—5年内赶上英美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

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不及美国1/10

《中国企业报》:和英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是怎样的?

吴要武: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在持续上涨,由2002年的每月500—600元,上涨到今天的2000余元,按照现行汇率,相当于300美元。这个工资水平,不到美国工人的1/10。如果其工资水平会在30年内赶上美国,那也是了个不起的奇迹。

近年来,中国高校扩招规模翻了几倍,大学毕业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重要群体,根据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700元左右。这个群体收入会在4—5年内赶上英美发达国家吗?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普遍出现“用工荒”现象,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在“十二五”期间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吴要武:这些忽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消极影响的学者,可能不太清楚中国的经验事实:在过去20年间,中国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快速增长,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非农就业劳动力来自哪里?一是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出生队列;二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过去10%的增长速度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贡献了5%;资本贡献了3%;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了2%。今天,由于劳动力不再增长,变成了0,甚至是负数,增长的因素一下子就少了一大块。

有人一再强调我们的劳动力总量很大,这是没有看流量。流量的增加或减少才与增长速度相关。人口红利对增长的贡献是个流量概念。

今天,我们同时面临着新增人口队列规模缩小和农业劳动力来转移减少。下一阶段,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劳动力增长这个贡献因素没有了,就剩下加大投资(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了。加大资本投入会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靠积极地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消除各种制约增长的障碍。然而,我们也都知道,改革是“趟地雷阵”,不容易!

我们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个重要的贡献因素。当人口红利不再的时候,增长减速是必然的。未来一段时间,政府要想继续维持高速增长,面对的困难要比今天大得多。

中国具有可观的人力资本储备

《中国企业报》:日前,阿迪达斯已经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有相关人士称,随着中国工资继续上涨,运输成本飙升,成本导向型的外资企业可能会迁离中国、返回母国,或转向东南亚地区。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要武:对于像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成本开支的绝大部分是工资,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工资变化最敏感。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维持,他们向工资成本更低国家或地区转移是必然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和地区,其工资水平是与其发展阶段一致的。中国不可能因为想留住这些企业而限制劳动者提高工资,那么,允许这些企业离开也是自然的。

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技术层次,才是兼顾比较优势和劳动者福利的唯一选择。一些发达地区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策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为更高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让出空间。今天,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40%,已经为产业升级做好了人力资本储备上的准备。但我们的产业升级进行得并不顺利。我认为主要是市场信号混乱和金融体系的垄断低效。

改革三十多年来,在三大生产要素中,我们已经基本上理顺了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但资金价格的扭曲,却是一个至今未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企业报》:除了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其他用工优势是什么?这些优势会对未来的企业和市场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吴要武: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先弄清楚我们在这个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具体来说,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力资本储备较为可观。1999年,政府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今天的高校招生人数接近700万,为必将到来的产业升级提前做好准备了,也为人口红利消失后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维持增长速度提供了可能。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其次是具有相当完备的基础设施。由于信息传递和物质运输较为便利,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市场范围,还构成了一个保护性门槛: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会因为用工成本提高而迅速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

最大的优势是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范围大,分工链条长,只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设计正确的政策,中国各个领域都会人才辈出,增长的动力就会永不枯竭。

专家:信贷应“控总量调结构”

国泰君安高级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林采宜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由于股权融资的渠道有限,因而比较侧重于负债经营,在企业债开闸之前,企业通过发债实现直接融资的途径也非常有限。

余丰慧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控总量、调结构”。余丰慧称,所谓控总量就是应对此轮经济下滑,不能再沿袭过去大肆放水货币信贷、推高负债率的做法,应该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将应对经济下行的主要措施放在财税手段上。所谓调结构是指,信贷增长主要应该以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为主,不能再给垄断企业锦上添花。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企业应加强生产经营和管理能力,降低产能,提高技术,完善利润分配体系,进而不断的引进民间资本和利用股权和债权多渠道融资。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内源融资,通过加强经营管理提升盈利水平,在利润留存中实现融资。